

世界文學全集 57

基度山恩仇記

大仲馬 著 黃燕德 校訂





基度山恩仇記

——遠景精選版——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埃及王號抵馬賽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觀察員從避風港的瞭望塔望見了埃及王號。這艘從德港啓航，經由麥西拿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大帆船正漸漸地向馬賽港駛來。瞭望塔發出訊號，同時派出領航員，繞過達爾芬堡，在摩岬和黎溫嶼之間登上埃及王號。

看熱鬧的人擠滿了聖琪恩堡的陽台，在馬賽，一艘船的進港，一直是一件大事，而且像埃及王號，船主是當地人，船又是在費西製造的，就更引人注意了。

這艘船已安全地通過了卡洛林嶼和吉魯斯之間因為火山爆發而造成的海峽，繞過了波美琪向港口駛近，船上中桅扯着上帆，前桅的三角帆使那些看熱鬧的人感到似乎是發生什麼不幸。不過，在有經驗的航海人看來，就算真的發生了意外，可能也與船隻無關，因為船隻並沒有失去操縱的徵象。

領航員正在駕駛埃及王號通過馬賽港狹窄的港口，他旁邊有一個青年做出急促的手勢，機警地注視着船的動向，傳達領航員的命令。

在擁擠的羣衆裏面，有一個人終於忍耐不住，他等不及船隻進港，便跳下另一艘小艇行駛過

去，在里瑟夫灣對面靠近埃及王號。

船上的青年看到他，便取下帽子離開領航員走到船邊。這個青年大約二十歲，高瘦，黑眼睛、黑頭髮，而他那沉着堅定的態度，好像飽經憂患。

「噢，鄧迪斯，是你呀！」小艇上的人喊着：「是怎麼回事，你們好像很憂愁？」

「真是不幸，莫萊爾先生，」青年說：「在吉維杜維齊附近，我們失去了勇敢的林克倫船長！」

「那麼，船上的貨物呢？」

「毫無損夫，莫萊爾先生，這方面你大可放心，只是我們可憐的船長……」

「他怎麼了？我們可敬的船長？」

「他死啦……」

「掉進海裏了嗎？」

「不是。莫萊爾先生，他是腦炎死的。」然後轉身對船員說：「準備停航！」

船員們聽命行事，各自工作，先行落帆。這位青年察看了一會，又轉向船主說：

「唉，先生，真是不幸，林克倫船長在離開那不勒斯時，曾同港務局長談了很久，開船的時候，却感到頭有點不舒服，二十四小時後發高燒，三天之後便去世了。我們舉行了海葬，他可以永久安息了，他的遺體縫裹在吊床裏，兩頭各放下一塊三十六磅重的鉛，就葬在艾爾及里奧島附近，我們把佩劍和鐵十字榮譽章帶回來，留給他的太太，船長可真是沒有虛度此生。」青年的臉

上現出憂鬱的微笑：「他同英國人作戰了十年，最後仍然能像常人一樣的死去。」

「噢，艾德蒙，你該明白，」莫萊爾更加安心了：「死是人生的永遠歸宿，老人總是讓路給青年人，要不，青年人就無法上進了，而且，你已經保證貨物……」

「貨物完整無失。莫萊爾先生，請相信我，這次航行，至少可以賺到兩萬五千法郎。」這時，船已經過朗德塔，青年人喊着：「準備落上帆、三角帆。」

大家迅速的執行他的命令，這青年真是指揮若定。

「鬆手捲帆。」他的話說完，所有的帆都落下來，現在似乎已覺察不出船的移動了。

「莫萊爾先生，請上船來吧！」鄧迪斯看到船主等得有些不耐煩了，便說：「唐高斯先生走出來了，他會把詳細情形告訴你的，我還要照顧下錨，船上還要掛喪誌致哀呢！」

莫萊爾先生馬上抓住鄧迪斯丟給他的一根繩索，像水手一樣敏捷地上船了。唐高斯正向船主走近來，他大約二十五六歲，天生媚上欺下。押運員的職務本來不討好，加上他那可憎的面孔，就更令大家厭惡了。大家對他討厭的程度，正相當於鄧迪斯的敬愛。

「莫萊爾先生，」唐高斯說：「聽到我們所遭受的不幸了嗎？」

「唉，可憐的林克倫船長，他是個勇敢又誠實的人。」

「也是最好的海員，在莫萊爾父子公司，他是最需要的人了。」

「可是，」船主的眼睛望着正在看顧下錨的艾德蒙，他說：「唐高斯，我認為稱職的水手，並不一定要年齡大才行，你看到艾德蒙沒有？他沒有別人的指示，好像什麼都很了解。」

「是呀，」唐高斯向艾德蒙露出不友善的眼色，「是呀，船長還沒斷氣的時候，他就自做主張，東使西喚發號施令起來，居然在愛爾巴島停留了一天半。」

「他是船副，行使命令當然是他份內的事。」莫萊爾說：「至於在愛爾巴島停留一天半，實在沒有理由，這船又用不着修理。」

「可不是嗎？莫萊爾先生，那一天半的時間是白白的浪費了，不過是上岸去遊樂罷了。」

「鄧迪斯，」莫萊爾喊着：「過來一下。」

「馬上來了，莫萊爾先生，」然後對船員說：「鬆手。」

鐵錨拋下了，鐵索穿過舷洞發出金屬的鏗鏘聲音，領航員雖然在旁，鄧迪斯仍然指揮工作，他接着說：「把旗降下來，帆桁斜放。」

「看到了吧？」唐高斯說：「好像他自己就是船長呢！」

「不錯，他是船長了。」船主說。

「可是，除了閣下之外，還要你的合夥人同意才行呀！」

「這一點並沒有什麼困難。」莫萊爾說：「艾德蒙雖然年輕，但是我看來，他已是非常老練的海員了。」

唐高斯緊皺着眉頭。

「對不起，莫萊爾先生。」鄧迪斯走過來：「船已經停泊好了，請問有什麼吩咐？」
唐高斯向後退了幾步。

「你爲什麼在愛爾巴島停留呢？」

「實在說，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只是執行林克倫船長的最後命令而已。船長要我送一包東西給孟傑爾白特倫。」

「你見了沒有？艾德蒙？」

「見到誰呢？」

「元帥呀！」

「當然。」

莫萊爾向四週望一望，然後把艾德蒙帶到一旁問：

「皇上很好嗎？」

「從外表上看來是好極了。」

「你同他說話了嗎？」

「我到他的房間裏，他開口先同我說話。」

「他說些什麼呢？」

「問我關於船上的事，什麼時候到馬賽，船從什麼地方開航的，裝些什麼貨物。如果船上沒有裝貨，而我又是船主，他可能把船買下來，我說，我祇是船副，船是屬於莫萊爾父公司的，『噢噢，』他說：『我很清楚，莫萊爾他們一家世代相傳都是船主，當我駐守維倫斯的時候，也有一個姓莫萊爾的人在我那聯隊中服務呢！』」

「不錯，對極了！」船主高興地說：「那是我的叔父鮑立康·莫萊爾，他曾做到上尉軍官。鄧迪斯，你有機會一定要對我叔叔說皇上仍然懷念他，我相信他會感動得流眼淚。」他和藹地拍着艾德蒙的肩膀說：「你做得不錯，是應該執行林克倫船長最後的命令到愛爾巴島去一趟的，不過，要是有人知道你給皇上送了一個包裹，而且又同皇上說過話，可就有麻煩了。」

「那怎麼會呢？先生。」鄧迪斯說：「我甚至連那包裹裏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說話的內容也是普通的。對不起，海關關員和衛生署的檢查員來了。」說着艾德蒙向舷門那邊迎過去。

艾德蒙一走，唐高斯馬上又走過來。

「噢，他在費哥港靠岸理由很充分嗎？」

「不錯，理由充分極了。」

「那就好。」押運員說：「如果看到同事不能盡職，我心裏會難過的。」

「那是林克倫船長吩咐的，用不着再說下去。」

「噢，林克倫船長還有一封信要艾德蒙轉交給你的呀！」

「給我？沒有啊！」

「我知道除了那包東西之外，還有一封信是託他轉交的。」

「你說的是一包什麼東西？」

「就是艾德蒙在費朗哥港留下來的。」

「你怎麼知道呢？」

唐高斯的態度很不自然，他說：

「我經過船長室外面，門是半開的，我看到船長把那包東西交給他的。」

艾德蒙這時正好走過來，唐高斯又馬上走去。

「親愛的艾德蒙，一切都辦妥當了？」船主問。

「是的，先生。」

「很快呀！」

「我把進口證交給關員，另一些證件，我已交給領航員，他們會去辦理一切手續。」

「現在你沒事了，我看你和我一起去用餐好嗎？」

「請原諒，莫萊爾先生，我非常感激你的盛意，但是我想，我還是應該先回去看我的父親

。」

「很好，鄧迪斯，你做得很對，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孩子了。」

「噢，」鄧迪斯不自然地說：「先生，你知道我父親的近況嗎？」

「他一定很好吧，老實說，我最近沒有看到他。」

「是呀，他總是喜歡把自己關在他的小房間裏。」

「那麼，你不在家的時候，他的情況可能是不大好的囉！」

「我的父親很固執！」艾德蒙微笑着：「先生，他就算三餐不繼，也許除了上帝之外，他也不會去求任何人。」

「好吧，你先去見你父親，我等着你。」

「莫萊爾先生，我還要請你原諒，我見過父親之後，另外一個地方我也很想去一趟。」

「可不是嗎，艾德蒙，我們忘了，在嘉太蘭村，還有一個人和你父親一樣焦急等着你咧！」
艾德蒙一時局促不安起來。

「哈——哈，」船主說：「別不好意思，梅黛絲已來過三次，探問你的行期，艾德蒙，你的情婦非常漂亮的咧！」

「他不是我的情婦，是我的未婚妻。」

「好吧，隨你怎麼說吧，」船主說：「你快去吧！你辦事很能幹，應該充分而自由在地休息一些時候，你需要錢嗎？」

「先生，我已拿到工資了，差不多有三個月的呢，喏，都在這裏。」艾德蒙拿出錢袋在船主面前晃了晃。

「你真是一個誠實謹慎的青年。」

「我現在可以走了嗎？先生！」

「好吧，如果沒有什麼事，你走吧。」

「沒有了。」

「噢，我問你，」船主說：「林克倫船長在臨終時，有沒有叫你交一封信給我？」

「他那時已不能拿筆了。這倒提醒了我，我還得向你請兩星期的假呢！」

「結婚嗎？」

「是的，結婚之後，我還要到巴黎去一趟。」

「很好，你愛請假多久就請多久好了。鄧迪斯，船上貨物要三星期才能卸完，然後，埃及王號還要再等三個月才能出海，祇要在三個月以內回來就行了，因為埃及王號，」莫萊爾拍着艾德蒙的肩胛：「沒有船長是不能開航的呀！」

「什麼，船長，」艾德蒙的眼睛閃耀着喜悅，「你知道我心中最深處的秘密啦，你真的要我做埃及王號的船長嗎？」

「我的一票已沒有問題啦，另外一票我一定給你拉過來。」

「莫萊爾先生，」青年的眼睛裏含着淚水，緊握着船主的手說：「我代表我的父親和梅黛絲衷心地感激你。」

「好，好，艾德蒙，別再說下去了，上帝一定會降福好人，去見令尊啊，去見梅黛絲啊！然後再回到我這裏來。」

「我陪你上岸好嗎？」

「不，謝謝你。我還要查看唐高斯的賬目，這次航海你對他印象如何？」

「這要從那一方面來說呢，先生，你的意思如果說他不是好同事，我認為不是。上次我同他曾經發生誤會，我提議在基度山島停泊十分鐘來解決，他以後對我似乎更加不滿了，當然，他拒絕了也沒有什麼不對。不過如果關於職務方面，我相信押運員的工作是沒有瑕疵的，這倒可以

使你滿意。」

「你說，如果你指揮埃及王號，會繼續留下唐高斯工作嗎？」

「莫萊爾先生，」鄧迪斯說：「不管我是船長或是船副，船主所相信的人我會同樣看重。」

「很好，很好，鄧迪斯，你真是一個正直無私的好青年，我不再耽擱你了，快去吧。」

「我可以借用你的小艇嗎？」

「當然。」

「暫時再會了，莫萊爾先生，我萬分感激你。」

青年水手跳進小艇，坐在後面，吩咐向克誼班麗街那方向划去，兩個船夫努力划動起來，小艇從港口到奧蘭碼頭，在無數的帆船中儘快地溜過去。

船主微笑地望着艾德蒙，直到他消失在克誼班麗街道中。這條有名的街道從早上五點到晚上九點都是人潮洶湧，馬賽的市民以此爲榮，他們甚至鄭重地說：「如果巴黎也有克誼班麗街，那麼巴黎便是第二個馬賽了。」船主轉身，看到唐高斯在他身後，表面上唐高斯是聽候船主的差遣，事實上，他也像船主一樣遙望着鄧迪斯，不過，兩人臉上的表情却完全不同。

2

父子重逢

鄧迪斯橫過克誼班麗街，沿着諾利斯路轉入米蘭巷，他走進靠左邊的一家小屋子。踏上樓梯，他一手扶着欄杆，一手按着跳動的心，急忙地上了四樓，停在一扇半開半掩的門前。

住在這小房間裏的正是鄧迪斯的父親。埃及王號返航的消息還沒有傳到老人的耳中，老人正在椅子上，用顫抖的手捆紮着牽牛花同蔦蘿花來編成花架，突然有一隻手抱在他的腰際，同時他聽到熟悉而親切的聲音。

「爸爸，親愛的爸爸。」

老人回過身來，看到他的兒子，非常歡欣而激動，顫抖的身子倒進了兒子的懷中。

「親愛的爸爸，你是怎麼了，你身體不舒服嗎？」青年吃驚地問。

「不，不，親愛的艾德蒙，我的兒子，真想不到你現在回來，我太高興啦，這樣突然地看見你，我的確是吃驚得快要死了。」

「啊，爸爸，親愛的爸爸，人家說歡欣有益於身體，因此我偷偷地溜回來，盡量的高興吧！爸爸，真的是我回來了。」

「哦，哦，我的孩子，我們要儘量的高興，」老人說：「我們怎麼會高興呢，你再也不離開我了嗎？難道你交了什麼好運嗎？」

「上帝原諒我吧，我是因為別人的不幸而得到了幸運，這機會絕不是我自己去尋找的，既然機會來了，我也不能在表面上假裝悲哀了，爸爸，我們那位好船長林克倫去世了。」青年說：「感謝莫萊爾先生的提拔，我可能接任他的職位，爸爸，現在你明白了吧，你想，我二十歲就當船

長，一百路易的薪水，而且還能分到紅利，像我這樣的窮水手，以前就是做夢也夢不到。」

「真的？我親愛的孩子，」老人說：「這實在是太幸運了。」

「爸爸，當我第一次拿到船長的薪水時，我打算給你買一幢小房子，還有花園，讓你可以種牽牛花、鳶蘿、忍冬和玫瑰，爸爸，你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沒有什麼，別擔心，馬上就會好的。」但因為年老力衰終於倒在椅子裏。

「爸爸，」青年說：「喝一杯酒就會覺得好些，酒放在那裏呀？」

「不用啦，不必找了，我不喝。」老人說。

「請喝吧，酒在那裏，請告訴我酒在那裏？」鄧迪斯打開了酒櫃。

「不必找啦，」老人說：「沒有酒了。」

「什麼？爸爸，沒有酒啦，爸爸，你要錢用吧？」鄧迪斯憂鬱地看着老人瘦削的雙頰。

「我看到你，什麼都不需要了。」老人說。

「可是，」鄧迪斯抹掉額上冷汗，然後說：「可是，我在三個月前離開時給你留下了兩百法郎的呀。」

「艾德蒙，你忘了我們欠鄰居康洛斯一筆小債嗎？他對我提起這件事，他說我要是不替你還賬，他便向莫萊爾先生去要，爲了免得你麻煩，我還清了那筆欠賬。」

「可是，我欠他一百四十法郎呀。你就從那兩百法郎中取出來還他的賬嗎？」

老人點了點頭。

「那麼，三個月來，你祇有六十法郎在過日子了。」接着他跪在老人的膝前哭着：「上帝原諒我吧！」

「別這樣說了，我一看到你，一切都好了。」

「我回來了，帶着幸福的希望和少數的一筆錢回來了，看啊，爸爸。」他從口袋中拿出錢來倒在桌子上，一共有十九塊金洋，五六個銀幣和一些零錢。

「這是誰的？」老人的臉上開朗起來。

「我的，你的，我們的，拿着吧，買些吃的，高興些啊，明天我們會有更多的。」

「小聲一點，」老人微笑着：「我還是節省些用，要是人家看見我一次買了很多東西，就會說非得等着你回來纔能買那些東西。」

「好極啦，最要緊的是必須先僱一個傭人，爸爸，我再也不讓你一個人孤單單地待在家裏。我還帶了些咖啡和上等烟草，放在船上我的小箱子裏，明天早上我給你拿來。啊！有人來了。」

「是康洛斯，他一定是知道你回來了，知道你時來運轉，來向你祝賀。」

「哼，這傢伙口是心非，」艾德蒙不悅地說：「不過，他總是我們的鄰居，而且幫過我們忙，還是表示歡迎吧！」

就在這時，康洛斯已站在門口。他大約廿五六歲，黑髮蓬鬆，手中拿了一塊布料，他原是一個裁縫。

「艾德蒙，是你回來了嗎？」他的馬賽口音很濃，笑着露出一嘴白牙。

「是呀，我回來了，康洛斯，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嗎？」鄧迪斯禮貌地問，但掩不住微微的激動。

「非常謝謝，但我並不需要什麼幫助，有時候甚至還要幫助別人呢！」他向鄧迪斯做着手勢，「我不是說你。我的朋友，我借給你錢，你已經還了我，好鄰居啊，一切已清結了。」

「對於幫助我們的人是還不清的，」鄧迪斯說：「錢雖然還清了，但是那份情意是還不清的。」

「別提那些了，來談談你這次幸運回來的事吧！朋友，我剛才到碼頭上去買細布，碰到了唐高斯，我說：『怎麼，你去馬賽呀？』我嚷着。他說：『是呀。』我說：『我還以為你在麥西拿呢！』他告訴我：『我從那裏回來的。』我就問他：『我那親愛的小艾德蒙呢？』唐高斯回答我：『一定在他父親那裏。』於是，我就趕快跑來了，」康洛斯接着說：「來高興地同老朋友握握手吧！」

「尊敬的康洛斯，」老人說：「他同我們這樣的友善。」

「當然，我非常敬愛你們，忠厚的人太少啦，告訴我，朋友，這次回來發財了吧？」裁縫師嘴裏說着，眼睛看着桌上的金幣和銀幣。

「噢，」青年注意到鄰居貪婪的眼光，故意不在意地說：「這些錢是我爸爸的。當我不在家的時候我要他拿着這些錢去買東西，他現在向我證明並沒有這麼做，所以倒在桌子上給我看，」然後轉向他父親說：「爸爸，把錢放回你的箱子裏吧！要是我們的鄰居康洛斯要用，就借給他吧